

进化论与伦理学

(旧译《天演论》)

[英] 赫胥黎 著

科学出版社

进化论与伦理学

(旧译《天演论》)

〔英〕赫胥黎 著

《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 译

2/C548/15



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进化论与伦理学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外三里河路2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71年7月第一版 197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0.17元

毛主席語錄

中国應該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們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們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剝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序 言

重刊在这本论文集*前半部里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指此译本的后半部——译注]，是我在牛津大学的讲演。它是罗马尼斯先生创立的那个讲座的第二次年度讲演。提到罗马尼斯的名字，使我不禁深感悲痛，哀悼这位挚友在风华正茂之年遽然早逝。他为人厚道，我也象他的许多其他友人一样，感到他可敬可亲；他的研究才能和对促进知识发展的热情，使他公正地受到所有他的同事们的尊重。我在收到他早期著作时的喜悦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作为皇家学会秘书之一，我多么高兴地看到，一位完全有资格在我们中间取得高等地位的新会员，参加到科学工作者小队伍的行列中来。

在我的朋友的恳切要求下，我表示同意承担这次讲演，如果我得到去讲演的正式邀请的话；话虽这样说，但我得承认心中不免有些顾虑，首先是因为多年来公开演讲已使我极度疲劳和嗓子变哑；何况我还知道我注定要在我们时代那位最有成就的、最熟练的演说家之后去作这次讲演。他那才情横溢的青春，在他那深刻动人和悦耳的声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在这里插进几句对比的话显得多少有点罗嗦。

* 原书包括著者的五篇论文，书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现在这个译本只包括前两篇论文。——译者

即使我不去考虑我体质上嗓音的弱点和思想上虚荣心的弱点,也还有第三个困难。最近许多年来,由于某些原因,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近代科学思想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去,而我并不愿意改变我的课题。何况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是能引起牛津大学这样一个古老的知名学府的注意。

但是,罗马尼斯基金会有一个条例,就是讲演者应避免涉及宗教上或政治上的问题。而据我看来,也许我比大多数人更应当,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精神上,遵守这个禁令。然而伦理科学在各个方面都是同宗教和政治纠缠得如此之紧,以致一个讲演人要讨论伦理问题而不牵涉到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他非得具备一个跳鸡蛋舞〔蒙着眼睛在散布着鸡蛋的地上跳舞——译注〕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机敏的技巧不可;况且他甚至会发现,在说理的明确性和遵守禁令的思想之间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对前者肯定是不利的。

我在开始担当这项任务时,没有想到这些困难的确很大。但是我观察到在对我提出的、常常是对我很有教益的大量的善意批评意见中,没有人对我背离这些禁令提出责难,这使我的焦虑得到了安慰。

对我提出批评的人当中,不少人使我深为感激,他们细心地注意到由于我忘记了关于通俗演讲的一条格言,使我的表述受到了妨碍,恐怕甚至受到了削弱。这句格言是讲演大师法拉第先生传授给我的。有一次,一个讲演新手要去向一群水平很高的有教养的听众讲演,他问法拉第先生,什么是他

可以假定他的听众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对此，这位已故的表述艺术的大师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他们一无所知！”

使我感到羞愧的是，作为一个已隐退的演说老手，我毕生都受到这句关于讲演策略的至理名言的教益，而我却在它对我最有用的时刻，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很愚昧地设想，我不需要去重复许多我认为是早已有了定论的，并且事实上也是我在先前一些场合就已提出而无人反驳的命题。

为了尽力弥补我的过错，我在那篇讲演前加上了一篇引言，内容主要是属于基础性的或重复性的东西，对此我加上了“导论”（Prolegomena）这个标题。但愿我已想出了一个可以达到我的目的而又不是很卖弄学问的标题。如果有人认为我增添到大厦上去的这个新建筑物显得过于巨大，我只能这样去辩解：古代建筑师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

如果我打算全部回答我已提到的那些批评的话，那末我不知道我的庙宇的门廊将包括多大的一片地基。我现在要竭力去做到的，就是清除掉那种看来对许多人已证明是障碍的东西，这就是指那种表面上的反论〔著者在这里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错误的而实际上是正确的论点——译注〕：伦理本性虽然是宇宙本性的产物，但它必然是与产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对抗的。除非在我尽力用最简易的文字在“导论”中提出的一些论点中还有一些我未能察觉到的缺点，否则，这种表面上的反论乃是一种真理，既平凡而又伟大，承认这一真理对伦理哲学家来说是最基本的。

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

每一个降生到世界上的人都有天赋需要,就是去发现一种“自行其是”[Self-assertion, 著者在这里是指一种为了求生存而个人奋斗,独断专行,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译注]和“自我约束”之间适合于他的气质和环境条件的中庸之道,这种需要就是人生这个戏剧中的动因。这一戏剧的永久悲剧性的方面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问题,它的本质是我们难以完全了解的,而且对于它的即或仅仅是接近于正确的解答,也很少出现,直到那个严峻的批评家,即人们长期的经验,有了充分的理由,对我们业已犯下的无法弥补的错误发出其幽默的嘲讽。

[以下是关于原书中未翻译的几篇论文的说明,因而从略。——译者]

托·亨·赫胥黎

1894年7月

于苏塞克斯郡伊斯特本镇霍得斯里

出版说明

本书系英国生物学家托·亨·赫胥黎^①所著。著者旨在大力宣传达尔文主义。总的来讲，书的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清代严复（1853—1921）在 1895 年用文言文意译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书名为《天演论》。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我们现在出版了这个新译本，供干部学习参考和批判。

1971 年 3 月

目 录

I 进化论与伦理学 导论 [1894]	(1)
一 自然状态的演变与生物进化的原理	(1)
二 园地的人为状态	(6)
三 自然状态与人为状态的对抗	(8)
四 宇宙过程与园艺过程的对抗	(9)
五 殖民地的开拓和对自然状态的破坏	(11)
六 没有生存斗争的社会的设想	(12)
七 过剩人口和人为选择	(14)
八 人类社会中人选择的困难	(15)
九 蜂群“社会”	(16)
十 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差别;天然人格 与人为人格	(18)
十一 伦理过程与宇宙过程的对抗	(21)
十二 小结	(23)
十三 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	(26)
十四 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	(28)
十五 摆在人类面前的任务	(30)

II 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 (32)

宇宙是不断变化的.....(32)

生存斗争与伦理原则的矛盾.....(35)

古代的伦理思想.....(37)

印度佛教前的及佛教的伦理思想.....(40)

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48)

东方和西方伦理思想的汇合.....(53)

进化论与伦理观.....(54)

注解.....(62)

譯者注释 (80)

[原书目录只有两部分的总题目,小标题是译者加的,

仅供读者参考。——译者]

I

进化论与伦理学

导 论

(1894)

—

可以有把握地想象，二千年前，在凯撒^②到达不列颠南部之前，从我正在写作的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原野是处在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之中。也许除了就象现在还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着连绵的丘陵轮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垒起的坟堆以外，人的双手还没有在它上面打上烙印。笼罩着广阔高地和狭谷斜坡的薄薄的植被^③，还没有受到人的劳动的影响。本地的牧草和杂草，分散在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的金雀花，为了占据贫乏的表面土壤而互相竞争着；它们同夏季的干旱斗争，同冬季的严霜斗争，同一年四季时而从大西洋时而从北海不断吹来的狂风斗争；它们竭尽全力来填补各种地面上和地下的动物破坏者在它们行列中间所造成的空隙。年复一年，它们总维持着一种平均的类群数量，也就是本地植物在不

断的生存斗争中维持着一种流动的平衡。无可怀疑，在凯撒到来之前的几千年中，这个地区就已存在着一种基本上类似的自然状态；除非人类进行干预，否则就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来否定它能够在同样长久的未来岁月中继续存在下去。

用通常的时间标准来衡量，本地的植被，就象它所覆盖的“永恒的小山”一样，似乎是永久不变的。今天，某些地方繁生的小黄芩，就是那些史前时代到处遗弃燧石工具的野人所践踏过的小黄芩的后代；倘若追溯至远古，它们的祖先在冰川时期^④的气候条件下可能比现在更为茂盛。与这种下等植物漫长的过去相比，文明人类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若用宇宙计时的巨大尺度来衡量，目前这种自然状态，尽管象是长期演变而来，并将永远演变下去，其实不过是无穷变化中的一瞬，不过是地球表面在其存在的亿万年中业已经历的一系列变化的目前阶段。翻起一平方呎薄薄的草皮就可以看到象暴露在邻近海岸五百呎高的白垩^⑤峭壁上的那种坚实地基，使我们确信，有一个时期海洋曾淹没了现在“永恒的小山”的所在地；在那个时期，附近陆地上的植被含有的区系植物种类与现在苏塞克斯^⑥丘岗的种类不同，就象现在中非洲的区系植物与后者不同一样。还可以同样地肯定，在白垩形成和原始草皮出现之间，经历了几千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从白垩沉积时代的自然状态变化到现在，由于变化如此缓慢，以致使亲眼见到这些变化的世世代代的人们，觉得他们那一代的情况好象是不曾变化过，也不会变化似的。

但也可以肯定,在白垩层沉积之前,已度过了更加漫长的岁月,通过这个过程很容易追溯出同样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和生物相互竞存的生死斗争的痕迹。我们未能追溯更加遥远的过去,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已经追溯到了起源,而是因为最古老的生命痕迹还未被发现,或者已经消失了。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更确切地说,它的真正本质就是不稳定性。它可能已经持续了二万年或者三万年,它可以再持续二万年或三万年不起显著变化,但是它的已往肯定是一个很不同的状态,因此继之而来的肯定同样是一个很不同的状态。能够持续下来的并不是生命形式的这种或那种结合,而是产生宇宙本身的过程,而各种生命形式的结合,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些暂时表现而已。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某一个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在宇宙发展过程中,丘岗上植被发展到顶峰是有杂草和金雀花的草皮。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从斗争中胜利地生长出来;它们能够生存下来,就证明了它们是最适于生存的。

在任何时候,自然状态都是经历无数世代的一种不断变

* 任何一种进化的理论,不仅必须与前进发展相一致,而且必须与同一条件下的恒久持续性以及与倒退变化相一致。从1862年以来直到现在,我一直反复地坚持这一论点。记得我在1862年以“地质同时性与持续类型”为题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这个论题的古生物学证据。

化过程的暂时阶段,对我来说,这一点如同近代史中所确立了的任何命题一样,是一个确定的命题。此外,古生物学使我们确信,古代哲学家们曾以不太充足的论证提出过同样的学说,但是他们错误地假定这些阶段在它们的依次替换中形成一个丝毫不变地重复过去,丝毫不变地预示未来的循环。相反,古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确实的理由来设想,倘若这些下等的本地植物的祖先系统上的每一环节被保存下来,并能为我们所见到,那末,整个系统就会表现为一系列复杂性逐渐减小的趋同类型,一直到比我们已发现过生物遗骸的任何时代还要遥远的地球史上的某一时期,它们会消融在动物和植物的界限还不分明的那些低等类群之中。

现在一般应用于宇宙过程的“进化”一词,有它独特的历史,并被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就其通俗的意义来说,它表示前进的发展,即从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逐渐演化到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但其含义已被扩大到包括倒退蜕变的现象,即从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进展到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的现象。

作为一种自然过程,具有象从种子发育成为一棵树或从卵发育成为一只家禽那样的性质,进化排除了创世及其他各种超自然的干涉。作为一个固定秩序的体现,其每一阶段都是依据一定规律而起作用的一些原因造成的结果,进化这个概念也同样排除了偶然性的概念。但须切记,进化不是对宇宙过程的解释,而仅仅是对该过程的方法和结果的综述。再则,如果有证据表明宇宙过程是由什么动力推动的话,那末这种动力就会是它及它的一切产物的创造者,虽然超自然的干

涉仍然可以严格地被排除在其以后的进程之外。

只要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的那种对事物的性质的有限揭露还在继续进行，它就会越来越有力地使人相信，不仅植物界，而且动物界；不仅生物，而且地球的整个结构；不仅我们的行星，而且整个太阳系；不仅我们的恒星及其卫星，而且作为那种遍及于无限空间并持续了无限时间的秩序的 evidences 的亿万个类似星体；都在努力完成它们进化的预定过程。

目前，除了那些居住在地球上的以生命的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进化过程之外，我对其他的那些进化过程不准备加以讨论。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显示出变异的趋向，变异的原因尚需考查；在特定的时间内，生活条件的趋向，有利于最适应的变异的生存，同时就不利于其余的变异的生存，从而发生选择；所有的生物都趋向于无限制地进行繁殖，而维持生命的手段却是有限的；其明显的原因是由于后代的数目总要比其祖先的大得多，但这些后代和其祖先在保险统计上可以预期具有同样长的寿命。没有第一种趋向，就不可能有进化。没有第二种趋向，就没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一种变异会消失，而另一种变异会取而代之；这就是说，如不这样，那就没有选择。没有第三种趋向——生存斗争，自然状态中选择过程的动力就会消失。

假定存在这些趋向，那末植物史和动物史上的全部已知事实就可以被纳入合理的相互关系中。这就远远胜过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假说所能提出的理由。这些假说中有这么一些例子，比如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无秩序的混沌；存在着按照

原型的观念只是部分成功地塑造出来的一种被动而迟钝的永恒物质；存在着一种由超自然力突然创造和迅速形成的簇新的“世界物质”；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这些假说都得不到支持，而是适得其反。我们的地球可能曾经一度是构成星云状的宇宙岩浆的一部分。这种假设确实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具有高度的或然性。但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那里完全被秩序支配着，如同在我们认为最完善的自然物或人工成品中完全被秩序支配着一样。由知识产生的信念，在一种永恒的秩序中找到它的目标。这种秩序在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里产生不断的变化；宇宙能量在潜在阶段和显现阶段之间相互交替地表现着。很可能象康德^⑦所说的那样，预先注定要演化成为一个新世界的每一团宇宙岩浆，不过是其已消失的前身同样预先注定的结局。

二

就一小块土地来说，我在上面所讲的自然状态由于人类的干预而告结束，已经过去三、四年了。那一块土地与其他土地被一堵墙所隔绝；在这样保护下的地面上，把原来的植被尽可能地加以根除；同时把一群外地植物移植过来，以代替原有的植被。简单地说，就是把这块地变成了一个园地。现在，这一块经过人工处理的地面，与墙外停留在自然状态的大片土地相比，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景象。树木、灌木及草本植物等，其中有许多是属于地球远处的自然状态的种类，在这里滋长繁盛。而且，还生产出大量的蔬菜、果实和花卉等，这些